

# 小夹河

□石毅

## 满院丹桂送馨香

□刘小兵

午后的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虬枝，把重重暖意均匀地涂抹在如霞似云的桂花上。几只循香而来的蜜蜂在花海里快乐地穿行着，一会儿采蜜，一会儿授粉。俄顷，那馥郁的桂香便溢满了整个小院。推开窗，举目四望，一片丹桂正在秋阳中尽情绽放。

“露黄金蕊，风生碧玉枝”，南宋理学家、诗人朱熹的这首吟桂诗，形象地写出了丹桂花开的盛况。此时，我家的丹桂，虽然没有诗中所描绘的秀丽多姿，但开得惬意安详。每一朵都悄然面对着太阳的方向，把最青春的姿容坦坦荡荡地展示了出来。瞧着满院的桂花缀满枝头，轻嗅着秋风中飘送过来的缕缕馨香，我不禁打开大门，径直走到院墙边的两株桂花树下，开始细细品鉴起它的芬芳来。

这两株桂树是七八年前父亲托二叔从湖南桃源移植过来的。那年，父亲在乡下翻修老屋。屋子将要落成之际，父亲提前给远在桃源的二叔打去电话，邀请他届时到新屋一聚。了解完工程进度后，性急的二叔特意去花木市场挑选了两株桂花树，在新居竣工的前一天，亲自开着皮卡车送了过来。两株丹桂在我家小院扎下根后，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，第二年秋天，便蓬蓬勃勃地怒放开来。此后，在父亲的精心护理下，它们越长越茂盛，花期也越长越长。每到周末，一家人团聚在桂花树下，或读书、或学习、或聊天、或休憩，沉醉在浓浓的桂香里，只觉得神清气爽，甚觉温馨。

“人闲桂花落”。望着一年年繁茂盛开的丹桂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落去，母亲觉得太过可惜，得把它们好好地利用起来。于是，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母亲在树下摊开一块大布，手拿竹竿，对着桂花密集处，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一番细心地敲打。要不

“头戴绿帽子，身穿红袍子，底下长着几根细胡子。”记得小时候，经常听到这个谜语，而谜底就是我们常常吃的萝卜。那时候，我常常喜欢跟母亲去菜畦里拔萝卜。揪住青青的萝卜长叶，用力一拔，白白胖胖的萝卜，粘着一层潮湿的泥土，露出了地表。擦洗干净，放入嘴里，“嘎嘣”一口嚼起来，清甜的汁液顺着嘴角溢出来，齿舌生津，爽口解渴。

家乡萝卜就是好，尤其冬天下雪后的萝卜，经过霜雪的浸润，更是肉嫩酥酥，鲜美多汁，味甘而不腻，醇厚又可口，真是熟食甘似蜜，生吃脆如梨，那一份饱满的精华，丝毫不逊色于甜美的水果和碧绿的叶菜，让人打心眼里喜欢。正如清代著名植物学家吴其浚在《植物名实考》里对萝卜的描述那样：“琼瑶一片，嚼如冷雪。齿鸣未已，众热俱平。”

父母说，一到冬天，萝卜便是老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家常菜。萝卜的吃法有多种，生吃开胃，熟吃滋补，也可凉拌吃，还可做药膳。特别是在寒冷的天气，喝上一碗萝卜汤，既可去火温补，又可暖胃养生。家乡有“冬季萝卜小人参”的说法，还流传着这样一些谚语：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”“萝卜进了锅，医生关了门”。可见，冬季吃萝卜不仅美味怡人，而且还能预防疾病，强身健体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这样盛赞萝卜：“可生可熟，可煮可酱，可醃可醋，可糖可腊可饭。”是“蔬中之最有利益者”，并积极推崇，主张每餐必食。

汪曾祺先生不仅是作家，也是美食家。他写的散文《萝卜》，用质朴细腻的语言，极尽萝卜种种妙处，使本是极普通的吃食，充满诗情画意。他还提到，江南人的白萝卜常与排骨或猪肉同炖。白萝卜耐久炖，久则出味。或人

了多久，满树的桂花便悉数飘散下来。捡去枝叶，母亲将那些香气扑鼻的花儿稍稍淘洗，然后放置太阳下晾干备用。那些经过秋阳炙烤的桂花，虽然身子骨已缩了大半，颜色也不再亮丽光鲜，但幽幽的甜香，却未曾减去几分。母亲将它们用筛子细细地筛过，一半留作泡茶，一半用于做桂花糕。宁静的秋日，因为母亲的辛劳，变得鲜活生动起来。秋风中，满院甜丝丝、香喷喷的味道，那厚厚的桂香，让那个秋天都余香袅袅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别看桂花细小花朵，却有看大用处，堪称一味地道的药用花卉。用桂花泡茶，不仅能化痰散瘀，还有理气通胃的功效。每年秋天，母亲都会从家乡寄一些桂花茶给我，嘱我按量服用。年轻时，因为经常加班，患上了严重的胃病，吃了好多的药物，都收效甚微。后来，母亲听人说常饮桂花茶能温胃暖胃。于是，她做桂花茶的兴趣更浓了。有时，同事朋友来看她，母亲往往会送些自做的桂花茶给他们，并给他们宣讲常喝桂花茶的好处。在她的带动下，她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爱上了喝桂花茶。我的胃疾，也在母亲的持续调理下早已痊愈。回顾那段岁月，母亲的“偏方”不仅增进了与同事朋友间的感情，还暖了我的胃，更暖了我的心。无微不至的母爱，让我战胜了病魔，有了一个健康的好身体。

站在浓密的桂花树下，凝视着如满天繁星缀满枝头的丹桂，那些温暖的记忆如放映般又在眼前浮现，心里涌起的是无限的感慨。满院的丹桂，你尽情开吧，绽放自己，照亮别人，你是花中的真君子，没有人不喜欢你的容颜，但更多的人，最爱的还是你无私奉献的情怀！

## 萝卜有味尽情欢

□钟芳

## 出游

□汤青 摄



饭，婆婆收拾完碗筷就下楼去遛弯了，阿优想，小区广场上有跳广场舞的，婆婆去跳跳舞锻炼一下也挺好。

可是有一次，阿优下楼发现婆婆独自一人坐在小广场的椅子上发呆。连续跟踪了几个晚上，阿优发现婆婆总是如此。阿优从小姑子口中得知，婆婆对“智能手机课”学得非常吃力，也不感兴趣，不学又怕儿媳不高兴，这才硬着头皮学的。谁知道学无止境，每天学习自己不喜欢又用不到的东西，真是太吃力了，于是选择了“翘课”。

婆婆不爱跳广场舞，也不擅交际，更不愿与同龄人说家长里短的事儿，在新环境里交到老闺蜜也有难度。看到坐在小广场上、缩着脖子熬时间的婆婆，阿优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她跟丈夫谈起这些，丈夫说，为何非逼着老人跟年轻人学东西，老一辈人身上也由很多东西可学。

这句话点醒了阿优。婆婆会种地、会裁剪衣服、会编织毛衣，还会钩帽子，这些阿优统统不会。于是阿优开始拜婆婆为师，先把阳台利用起来，在花盆里种菜。一提种菜，婆婆来了精神。她说，即便种一盆菜，也须遵循二十四节气，什么季节播种什么蔬菜，都有规矩，农业这本

## 「翘课」的婆婆

□李秀芹

人什么命。“荞麦和人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，应该是相当于《诗经》里起兴的手法吧。我暗地里抱怨母亲总把我看得一无是处，多年以后，等我也成了母亲，才真正懂得母亲的心疼和牵挂。很多人赞颂青春的美好，我的青春却是万千纠结如影随形，默默郁结在心里。其实，母亲都懂，她也无能为力，只能心疼。母亲五十三岁时因病去世，我叫一声“娘”哭得昏天黑地。懂爱会爱能爱时，母亲不在了；有点能力可以让母亲过得轻松时，她却去远了，远得踏过万水千山也无法相见。母亲已故去多年，每年清明，在母亲的坟前我都无法抑制悲伤，回来就要大病一场。

白居易的《村夜》写于元和九年(814年)。他的母亲刚刚去世，在那样一个寂寥的秋夜，百草经霜已显衰颓，山村周围行人绝迹。他独自出门眺望田野，看到了“月明荞麦花如雪”的美景，有对亡母的怀念，也有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的喜悦。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是永不会停止的，而思念的方式却是多样的。忘却，往深处想还真是一种智慧。与其哀痛得不能自拔，还不如与逝者相忘于生活。

放眼窗外，一树树玉兰开始落叶。繁花似锦的春天、烈火烹油的夏天，开始让位于秋天的萧瑟和冬天的冷酷。所谓“岁月不居”，所谓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，四季的循环，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放缓步伐。岁月不能挽留，能挽留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心境和快乐。

有同事给阿优出招，等婆婆来了，可以教她使用智能手机，教她用手机打车、叫外卖、购物，也可以把自己看到的有意思的短视频和段子发给她看。消除代沟最好的方式是让老人融入自己的生活，代沟没了，自然聊得来了。阿优婆婆有智能手机，也有微信，但她只会接视频通话和语音通话，不会主动联系别人。现在婆婆来了，阿优正好有时间手把手教她。

婆婆来了后，阿优开启了婆婆的智能之路。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，阿优决定一周教婆婆一点。一周后，婆婆终于学会用微信联系亲朋了；再一周，婆婆学会了发朋友圈；又过了一周，婆婆会刷短视频，阿优决定再花一周时间教婆婆网购。但是，阿优发现婆婆开始躲着自己，晚上吃完

去。摸田螺，经常会碰到爬来爬去的小螃蟹与狡猾的泥鳅。浑油处，蒲草鱼丢魂失魄，捉回家养在装塑料花的瓶子里喂养。但要不了多久，它就会莫名其妙地死去，让人心痛不已。年幼的我不明白：失去自由的生命，纵使使它无限鲜活，迟早会夭折。雨水频繁的季节，小夹河瞬间丰满起来。水涨草盛，鱼多而热闹。鲫鱼们成群结队，水草间泛起雪亮的鳞片。捋籽的黑鱼一窝窝密密麻麻。鲤鱼陶醉于春花秋月，平静的水面不时绽放出热恋的水花。大雨磅礴夜，父亲起个大早，戴笠披蓑，扛网背篓，直奔小夹河。午后，他总会背回一篓子鲜鱼，向大水桶里一倒，活蹦乱跳，惹得狗欢猫叫。那时，鱼蟹都不贵。梅雨天气，小鱼是脱不住的。家里留一些，其余送亲友邻里。

河水徐徐下落，小夹河清浅得像首小诗。赤足河边，青蛙们仓皇地从草丛里跳出来，扑通扑通扎入河水，躲藏在优柔的水绵下或茂密的幽草里。黄肚皮青蛙趴在圆形的芡实叶上吹着口哨。蜻蜓停在菱角秧或水葫芦叶上小憩。曲线行驶的水蛇慢悠悠地游进草丛。水蛇与青蛙是冤家。青蛙每逢困境，我们都会出手相助，识相的水蛇见人就不得不放手离去。我们一边洗

## 月明荞麦花如雪

□王春玲

《村夜》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七言绝句。当我在浩瀚的文字海洋里与它相遇，因那一句“月明荞麦花如雪”，无数往事氤氲而来，美丽的荞麦花，母亲以及纠结的青春也在心里鲜活如初。

我们老家种玉米、小麦、地瓜之类的庄稼，没有人种荞麦。有一年，由于干旱错过了种冬小麦，第二年春天，我们家种了一片荞麦，村里很多人都种了荞麦。那时年少，不懂生活的艰辛，只记得田野里开满了雪白的荞麦花。荞麦应该是最美的庄稼了，嫩绿的叶子，深红的秆秆，洁白的花，一朵朵荞麦花看起来寻常，但一望无垠的花海就有了震撼心灵的魅力。我们没有晚间散步的雅兴，不曾见过“月明荞麦花如雪”的美景，但阳光下的荞麦花也芬芳了我们的梦。

当时，我在离家十里外的地方读中学，吃的是从家里带的干粮，有一段时间就吃母亲用荞麦面做的花卷。如今我才知道，荞麦可以做成面条、饸饹、凉粉等食品，我母亲却只用米蒸过花卷，也不知别人家的荞麦是如何吃的。

我们只种过一次荞麦，“荞麦”这个词却常常被别人用来安慰我的母亲。那时候，我是母亲的一块心病，长得瘦弱不漂亮，又心高气傲。母亲担心我过不了庄户人的日子，嫁不到合适的人，她长叹着气说：“哎，你看着像个‘纸姑娘’似的。”邻家的婶子大娘们便拿这样的话来安慰：“一个荞麦三个棱，什么

## 诗歌

### 普罗旺斯

□夏杨

我来找寻你 在向日葵盛开的季节 麦田收割后只剩下原野 马车驮着丰收的色彩 滚滚碾过时光	只在梦里见过你 就尾随而来 当漫天粉紫和金黄涌来 我只想停下 品一杯咖啡，和着阳光
空气发热的午后 慵懒得忘记了光阴 条条道路蔓延开去 在视野尽头 还有我想去的地方	我明白这只是小憩 而后还要向前走 但你在柔软的内心里深处 永远都不会改变